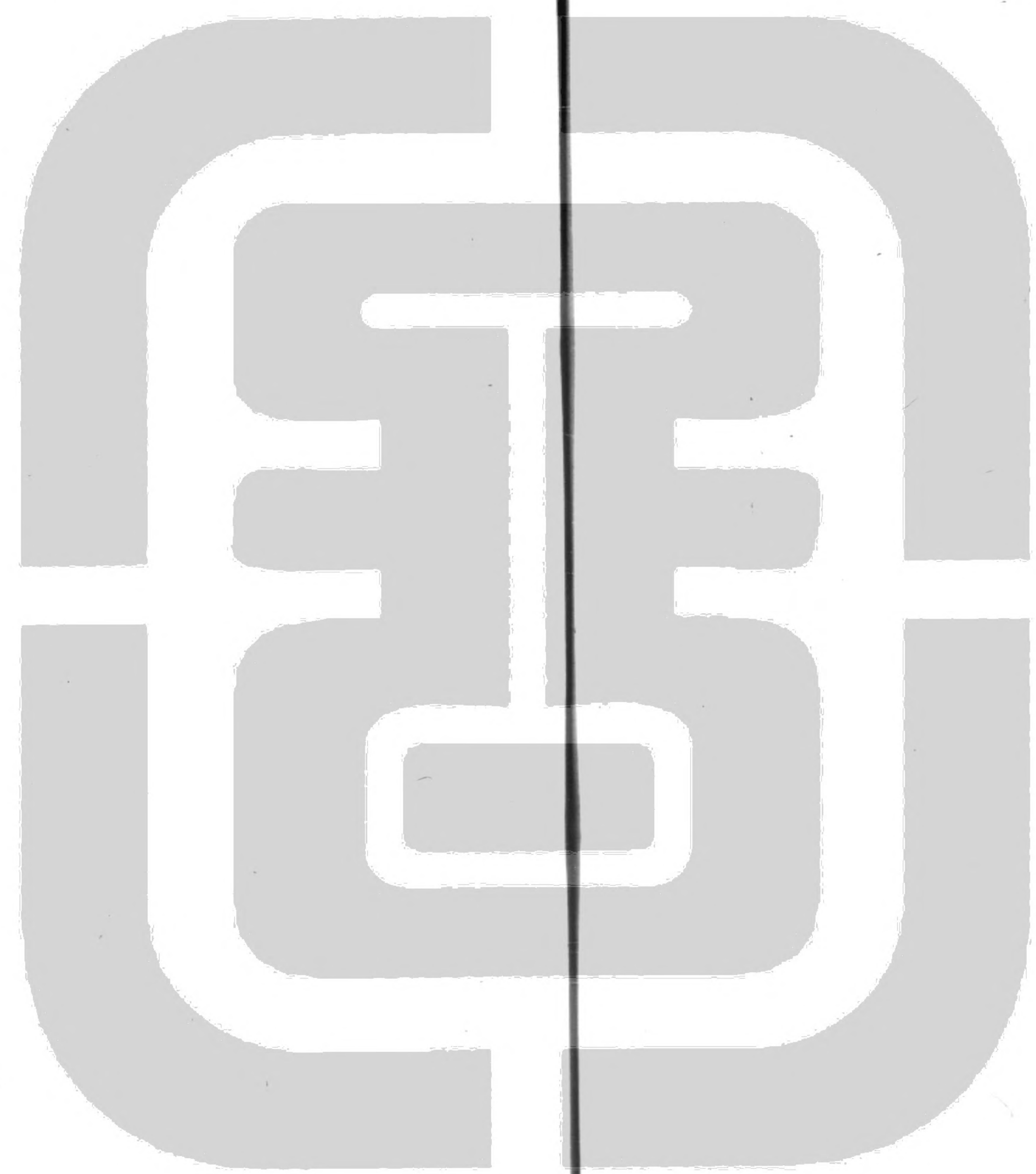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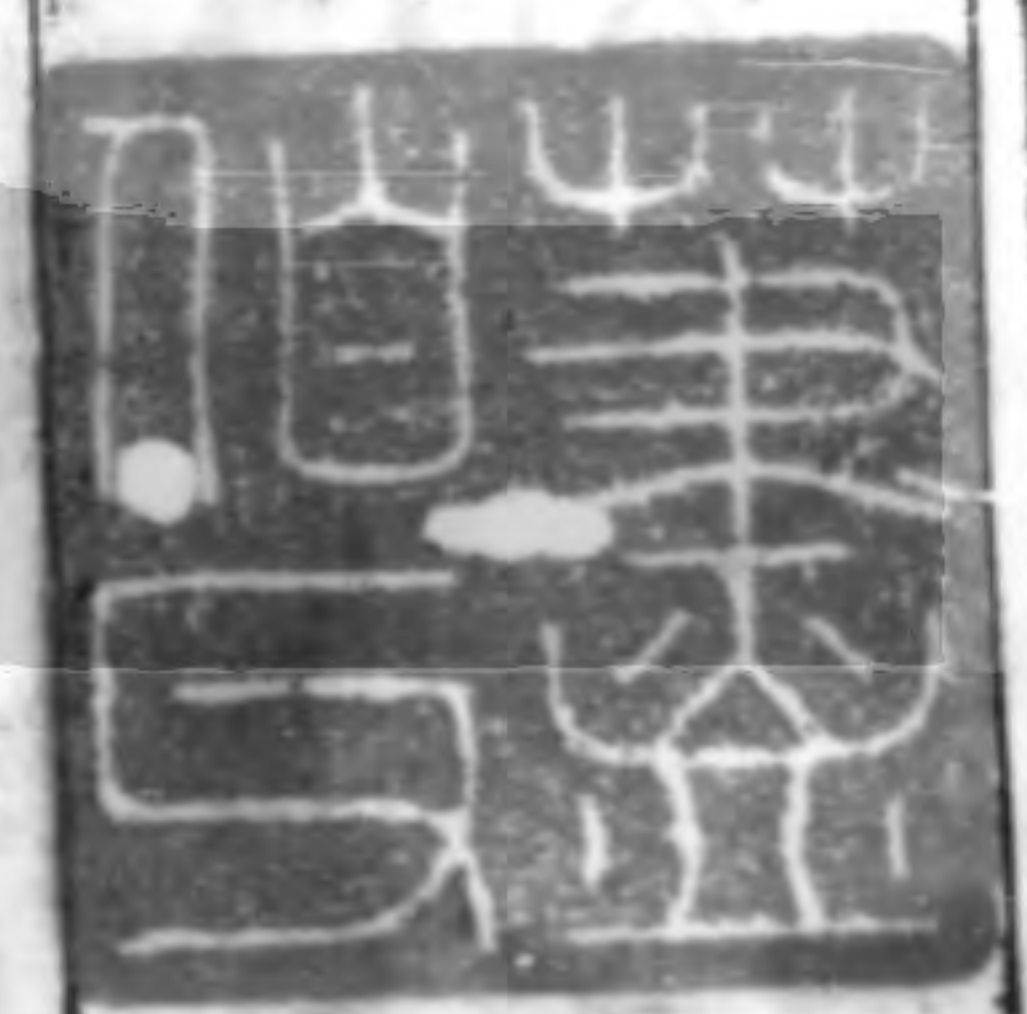




駢志



駢志自叙



不佞謏性庸塞特耽耆古籍自
為諸生輒請之先莊靖府君出
所藏書披涉之時益以什之七
八理古以什之二三攻今識深

於多事宜莫能兩精已既婁試
弗售府君患之謂謨曰與之好
古亦何異資章甫而適越失心
鵠而修招乎於是始以強半致
今僅倖一捷隨敎縱視公車義

既謁選得獲庠三周星籥日督
課諸生重以葺黌宇脩獲乘諸
務填委置古事未皇理也甲辰
冬隨牒入南雍命兩司成先生
以一時名碩型范多士多士蒸

蒸鄉風六館印遵明教無復事
事入擁皋比青衿環侍惟是整
襟攤卷恣所政漁而已同官或
戲謂不佞曰此堂其卿之書堂
乎不佞戲應之曰此書堂何假

南面百城也比退食亦復爾爾
兩襪間頗得諸未曾有第苦善
忘謀劄而志焉獨念徃牒中事
詞多肖不若臚列肖者以備遺
忘亦便商訂嘗憶曩時閱史如

馬六
山公嫗謂甚肖河伯婦蘇則膝
不枕佞人甚肖羊侃床不坐閹
人并側人言顧吳郡其肖整中
兒呼蕭丹陽凡若干則曾述向
府君前府君喜而領之顧未之

志也茲益以近段所得彙為一
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為多開
出諸子裨官自隋唐而後則鮮
及焉曰胡不以顛志也曰如以
顛業有顛部諸帙涵茹千古比

物連顛者在茲編何以稱焉計
卷率得二十為一集行之餘尚
有待云

萬曆丙午玄月穀旦海虞陳禹
謨書於金閭舟中

駢志卷之一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甲部上

舜得玉曆于河際之巖

禹發金簡于宛委之山

搜神記舜耕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
體道不倦

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
水之理

舜耕歷山鳥為之耘

禹葬會稽鳥為之耘

文粹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發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于天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凶恐害于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水經注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旱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按論衡云傳書言舜葬于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

黃龍負舟

黑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南史宋文帝入秦皇統行臺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

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曩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殷湯以戊子戰于郟

周武以甲子戰于牧

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視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

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夜徑澤中斬蛇

伐荻新洲斬蛇

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南史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裡聞有砢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沛公王漢中

先主王漢中

漢書高帝紀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蜀志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車還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

吳書傳國璽文

漢宮傳國璽文

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甌宮

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應氏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獻帝得玉璽

孫皓送金璽

獻帝起居注得六玉璽于閣上

江表傳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 虞喜志

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八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

馬志 卷一 四
字不同

殷湯置網而祝

唐宗中網而止

呂覽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罔鳥也

酉陽雜俎唐太宗觀魚于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

曰此當乳也于是中網而止

周文韞繫解自結

晉文履繫解自結

韓非子文王代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爲之係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

馬元 卷一 五
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孝公前席衛鞅

漢文帝前席賈誼

史記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郟之前于席也語
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得待且
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
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
以比德于殷周矣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
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
也 魏書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年奔魏高
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韻音雅暢辨而有禮
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後為豫州刺
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
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
也故復此勅

不冠不見
法服以見

漢書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
時不冠至知見汲黯不冠不見也

志林云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

馬元 卷一
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爲可嘉耳若青
奴才雅宜惡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魏志明帝著裯被縹綾半裋袖楊阜問帝曰此于禮何
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漢哀帝識鄭尚書履聲

宋武帝知鄭尚書自來

漢書鄭崇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南史鄭鮮之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貢畢至唯

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

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桓榮東面几杖

王祥南面几杖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卽位尊榮以師禮甚見親重帝乘

輿常幸太常府命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既

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晉書王祥拜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爲三老祥南面几杖

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

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命胥臣以先茅

賞士伯以瓜行

左傳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

馬志 卷一 七
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
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管臣曰舉卻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

又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齊桓公賞鮑叔

晉文公賞子虎

呂覽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
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
射我者也不可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
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彊相鮑叔固辭讓
而相桓公果聽之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
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膠
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
迎之後以燿火繫以犧豕爲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
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

馬志 卷一
孤弗敢專欲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
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
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
謂知行賞矣

又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
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
衰言所以勝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虎請賞子
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
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
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
此歟

秦繆公禮由余

漢武帝重日碑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
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
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
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
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

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土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卒用內史廖計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後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毋闕氏弟倫俱

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郎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解裘覆柔以蓋覆基

魏氏春秋高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行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

柔而去自是辟焉

吳志孫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于船樓上值雷權以

蓋自覆又命覆劉基餘人不可得也 吳書曰基遭多

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 以為戚與弟祥居常夜臥早

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

雜賓 又吳志吳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

覆陸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于是莫與比為

齊高祖為崔暹授轡

齊世宗為崔暹回馬

北齊書高祖賜崔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

拜馬驚走高祖親為擁之而授轡

又世宗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今暹高視徐步兩人

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下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

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

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

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

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蘇頌

南史宋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

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舊唐書蘇頌為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

有政事食自頌始也頌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

官缺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嘆息

金錢愧心

賜絹愧心

漢書文帝贊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惜其功不

忍加罪遂于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

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

曰人生性靈得絹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

何益

邾文公不惜遺已以愛民

宋景公不欲殺民以自活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

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

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

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又呂覽周文王立

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

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五日

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

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

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

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
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
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
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
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呂覽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常而問焉曰熒
惑在心何也子常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
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
爲君乎寧獨死子常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

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
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常還走北面載拜
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
三賞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
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
一歲矣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之
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光武不省

曹公皆焚

後漢帝紀光武誅王卽收文書得吏人與卽交關謗毀

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魏志公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
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而况衆人乎

晉武帝焚雉頭裘

隋文帝焚綾文布

晉咸寧起居注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宜於殿前燒之

元經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

湘州進
詔焚之

不許金塗釘

命毀玉介導

南史宋武帝紀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

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
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
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

又齊高帝紀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官器
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
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
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投籤

警枕

陳書宣帝日昃劬勞每鷄人伺漏傳更籤于殿中乃敕

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歌由是得悟名曰警枕

不忌反支日 不遷四廢日

不避往亡日

潛夫論云明帝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

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避反支是則又奪其

日而寬之也乃勅公車受章不避反支 又宋武帝將

拜南蠻校尉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日不許

宋武帝以往亡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

克之 又舊唐書李愬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

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

太宗發哀不避辰日

太宗餌藥不避臨喪

舊唐書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

準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

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又高士廉薨太宗命駕將臨之司空房玄齡以上餌藥

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臣之

禮兼以故舊情深姬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

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藥

臨喪經方明忌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于馬前帝乃還宮

新羅獻女樂二人遣還之

高麗獻美女二人並還之

舊唐書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鬢髮美色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

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訴情還國鳥猶

如此况人情乎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家

又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

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為美

麗憫其離父母兄弟于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

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不與鮑魚

不進邪蒿

賈太傅新書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

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北史邢峙仕齊以經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

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

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練纊唐書

乾封初太子弘稀見宮臣典膳邢文偉輒申減膳太子

答曰尋觀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彌諧渠能進此藥

石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肉

馬元 卷一
此人甚正直遂拜焉

漢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

梁武帝爲太子立慧義殿

漢書孝武皇帝年二十九乃得戾太子甚喜爲立祿使東方朔枚臯爲禱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南史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于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詔王褒誦讀奇文虞侍太子

命王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漢書王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北史王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皇太子贈疏廣黃金五十斤

皇太子賜陸罩黃金五十斤

漢書疏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後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薦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薦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梁書陸贄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

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

五十斤

齊神武留紹宗與世子

唐太宗留李勣與太子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

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少堪敵侯景者

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

以經畧

舊唐書李勣除太子詹事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與李

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

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豐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

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今同中書門下叅掌機

密是歲册拜尚書左僕射評曰商書云敷求哲人俾輔

人也惟恐當吾世失之耳豈故不貴之又故責出之也

若圖報必須感恩則彼受顧命大臣獨不思效之幼注

哉惑矣夫世主之以術馭臣者也紹宗無論乃李

勣所為報高宗者竟何如益信文皇之術陋矣

廷理斬太子之軀

廷理擊太子之馬

韓非子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軀戮其御于是太子入朝馬蹄

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
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
尚校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于是太子
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

又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茆門天雨庭
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
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及而
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庭中多潦驅車至茆
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戈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
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諸主而不屬矜矣是直居守法

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又漢
書張釋之傳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天子子過誤殺人

天子兒過誤殺人

漢書車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
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

馬志 卷一 十一
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

南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

漢武感千秋之言作思子宮

晉惠感閻讚之言作思子臺

漢書武帝旣知戾太子惶恐無它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事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幘蓋飛裂惠帝感閻讚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 殷基通語載宋據擁護太子其言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搖山玉彩

搖山往則

并志

卷一

二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搖山玉彩表上之 又許敬宗傳自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摠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唐書裴光庭為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

篇獻之明皇詔皇太子諸王于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

規諷意 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入號曰太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

劉章取喻于立苗

雍王示諷于種瓜

漢書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劉章入

侍高后宴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

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乃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

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

穡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穡稠也穡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穡音冀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

舊唐書高宗子八人我后所出者自為行第長曰孝敬

皇帝監國仁明為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賢為太子

次曰中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嘗所不安晨夕

懷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太子賢乃作黃臺瓜詞令

樂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猶可四摘抱蔓歸后
默然太子竟亦流竄于黔州

賈詡屬思

吳質耳白

崔琰露板

魏志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各方盛各有黨與
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
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
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衣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
以函令密訪于外唯崔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
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說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
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
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
咸歔歔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毒胙而獻

毒饋以進

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柱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于新城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書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華陽國志蜀侯懌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

懌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懌劔使自殺懌懼夫婦自殺秦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懌郭外

豎牛讒而殺壬

妾余讒而殺甲

韓非子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于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用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于君乎叔孫曰孺子

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于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叅之

患也

又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有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于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

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

爲善最樂

爲善最多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南史齊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豫章王嶷

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爲善最多也

漢河間王服儒術

齊河間王愛文學

漢書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字正德謙慎寬厚兼愛文學

魏任城王破叛胡柔乾

唐任城王敗突厥城下

魏志曹彰與叛胡搏戰乘勝逐北至于乘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

得過代不可深進遠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黃初三年立爲任城王

舊唐書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李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

此我家任城
此我之任城

南齊書世祖嘗幸鍾山長沙威王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于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吾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諡曰威

梁書廬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

共叔之死毋實爲之
趙王之戮父實使之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吳

漢書高祖爲漢王時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顛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顛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

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
 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
 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
 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
 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夾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
 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
 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顏氏家訓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
 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
 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

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也監

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
 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濞愠曰天下一
 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
 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
 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係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
 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上復責問吳使
 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

馬志 卷一
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
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
亦益解

又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
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
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
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

朝

燕刺王自歌

廣陵王自歌

漢書燕刺王且事覺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眞
渠骨籍籍兮亡居及得璽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
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卽以綬自絞

又廣陵厲王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
胥旣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
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
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
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

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
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
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
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卽以綬自絞死

文帝毋薄太后貴徵

文帝毋王太后貴相

漢書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
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于魏官許負相薄姬當生
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
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

和漢使曹叅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
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
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
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
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
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
暮夢龍據妾背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
歲中生文帝

論衡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
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
得君善者遇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毋是時宣帝世元帝

為太子稗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
 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
 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 又丞
 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
 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
 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
 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
 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次公名霸
 何準生女之夕群鳥夜啼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

晉志海鹽南二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群鳥

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及穆帝立準女為后日之

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

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一夜齒盡生

無何疣盡失

晉書成恭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

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南史梁武丁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瘵之不滅又體

多疣子及帝贈以金環納之無何盡失所在

駢志卷之六

駢志

卷一

三

駢志卷之二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甲部下

茅容以草蔬與客同飯

樂願以菜俎為客設食

後漢書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
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
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
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
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南史吏部郎庾杲之嘗往樂願之願之為設食唯枯魚

馬元 卷二
菜俎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
杲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孝婦汲江水

孝子汲江水

後漢書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
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子寄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姑怪
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爲母汲江齋水天爲出平石生江

中今石在馬湖江

任彥昇不嘗檳榔

陳叔達不食蒲萄

南史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
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以父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

嘗檳榔

舊唐書高祖賜羣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
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
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
百段

劉士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

馬志 卷一 二
段秀實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

隋書劉士雋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唐書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

開函流涕

開筭流涕

南史齊河東王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又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輒園冢曰順在此

輒到墓曰哀在此

後漢書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晉書王裒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六世同爨

九世同居

南史漢壽人邵榮與六世同爨劉俊表其門閭

舊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李氏七世同居

郭氏七世同居

北史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

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

競集鄉里嘆美標其門閭

又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穆七世同居

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

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

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南唐江州陳氏元和給事

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

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

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

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百口同爨

并志

卷二

四

八院相對

魏書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時莫逮焉舊唐書裴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

夏方畢十三喪

吳達葬十三棺

晉書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

南史吳達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

晉書亦載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
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

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于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

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

按魏志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遺本心哉

玄成讓爵于兄弘因有司劾而受爵

丁鴻讓國于弟盛因有人諫而就國

漢書初韋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勅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

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御史丞相按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按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勅奏之有詔勿勅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

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爲太山都尉

後漢書丁鴻傳鴻父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

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

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

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

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

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

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

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

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

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

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鄧彪讓國與弟鳳

劉愷讓爵與弟憲

東觀記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

以功封鄱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

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

長爲世子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

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後漢書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

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

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
 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于從政乎何有
 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
 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
 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
 陵陽侯丁鴻鄙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
 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
 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姜伯淮兄弟常共臥起

張弘策兄弟常同臥起

後漢書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生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
 後漢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
 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
 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
 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賊戢衽曰二君所謂賢人
 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
 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

因以付亭吏而去

南史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韋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

于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為三姜 唐書陽城隱中條山與弟皆城常易衣

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

趙孝弟將為賊所烹自縛求免

孟孫兄將為盜所烹請代得免

後漢書時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

又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

蔣恭兄弟爭罪

張悌兄弟爭死

南史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蔣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

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抵罪恭協並欵舍任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

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尸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

又滕曇恭傳建康人張悌坐劫株連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兄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曰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又南都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曹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袁詠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溝方

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

淳于恭教兄子用杖自箠

繆豫公教弟婦掩戶自搥

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又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關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

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敦睦之行

例得一子解褐

例得一子出身

北史邢晏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又房亮為東荊州刺史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其弟子啟為奉朝請議者稱之

駢子于樹

閤子于樹

晉書鄧攸逃石勒遇賊掠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于樹而去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陳書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

馬志 卷二 十一
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
三人閣于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以子易姪

以身代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
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
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
此叔父之少孤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宋書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
至棘自詣郡縣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視其不實以棘薩各置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聲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
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
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又南史元嘉末吳欣
之弟慰之爲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王華欽
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夫妻相對如賓

夫妻相敬如賓

左傳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
之歸言諸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魏略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懸魚于庭

致瓜于梁

謝承漢書羊續好食生魚為南陽太守府丞侯范作儉

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

示之以杜其意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

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象

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

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為已者也五代史補王審

知遺推官黃心魚徐演代為謝啟曰卸諸斷索纒從羊

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北史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郡人趙穎

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

自來奉瓊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于廳事梁上竟

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

第五倫受俸裁留一月

第五頡不炊或至十日

後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

馬妻執炊爨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

馬元
卷二
十三
者

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王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遺金悉還威化大行

遺金悉還蠻夷感悟

後漢羌豪帥感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北史梁毘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毘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

爲受一錢

爲食一口

後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

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
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
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北史齊彭城景王浹為定州刺史徵為侍中人吏送別
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浹曰自殿下至此五
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
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浹重其意為食一

口

寫書當慎嫌疑

寫書亦是罪過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
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
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
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
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也

北史潘子義遺郎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
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又郎基性清慎無所營求
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願
令人寫書

留犢淮南

留牀兗州

魏志注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王簿曰昔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所生有也

魏略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花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

王衍口不言錢

崔洪口不言財

晉書王衍疾其妻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

物却

又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

船輕載土

船輕運石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南史江革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備敬不得安臥

馬三 卷二 十六
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造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竊太后賜百官任負布絹

隋文帝賜公卿任取左藏

北史李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竊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王 又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

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北史庫狄士文嘗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蕭放爲廣州俸外不入其門

盧鈞爲廣州市舶一不干預

舊唐書蕭放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放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厨取之放知而命還促買于市

又盧鈞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
舶之利珍貨輻輳舊帥作法與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
靡不相載而歸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
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
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
錢爲營構櫓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
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
嚴而人化

馮伉不受遺帛德宗因而授令
僧孺不受送物穆宗因而命相

舊唐書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馮伉爲弔贈使抱貞男
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
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
令縣中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
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
薦爲給事中

又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
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
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
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俱有納賂之所唯于牛僧
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

穆宗按簿甚說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一狐裘三十年

一熊皮數十年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箇遣

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

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魏書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

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先減僕從

即減車騎

北史袁叔德侯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

令吾羞對軒冕

舊唐書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之

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者聞質性貞廉車服

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

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

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郊

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

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

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

此又魏志毛玠典選舉務以儉率人

鮑宣夫妻共挽鹿車
疑之夫妻共乘蒲車

後漢書鮑宣妻者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宣咲曰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
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
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
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
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

敢忘乎

南史劉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
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若夫妻共
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石慶以策數馬

乾威丁殿就視

史記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幾馬慶以策
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若
此

北史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餘人回來謁見帝問張乾
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

楊琳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
審謹無他

醇謹無它

漢書石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又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

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

服虔曰綰日以謹力不問也

霍子孟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苗晉卿小心畏慎未嘗有忤

漢初霍光字子孟初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

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

見親信

舊唐書苗晉卿寬厚廉謹為政舉太綱不問小過所到

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

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

比漢之胡廣

聞密事說向親舊

聞臧否亂以他語

南史謝晦或以朝廷密事語謝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

戲笑以絕其言

又謝弘微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 又弘微每獻替及陳事必手焚書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

文選鄒陽上書梁孝王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迴車

按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

邑

論撰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自宰予獨顧由厯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

厯之使墮車也 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見上

里名勝母曾子歛襟

論撰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歛襟

子曰孔子至于暮也而不宿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冠一免安可冠也

門一杜其可開乎

漢書貢禹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

晉書汜騰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拒關不開

須詔乃開

後漢郅惲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盪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爲叅封尉

又北史文宣嘗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于是獨出見帝帝咲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金絲

南史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宋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守居以祭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趙熹橫劍當階

崔光攘袂振杖

後漢光武崩趙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馬元 卷二 二十三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
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
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寮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
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
內外肅然

北史宣武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
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
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王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
抗對者崔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
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
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

服于是遂還

劉行本置笏于地

褚遂良置笏殿階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踐祚拜諫大夫檢校中書侍郎
上嘗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入
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
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歛
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唐書高帝將立武昭儀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

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鄭餘慶執詔封還

韋貫之持籍不與

舊唐書有醫工崔懷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

又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

生韋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批敕

塗詔

舊唐書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口批敕邪

又李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

馬志 卷二 二十五
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
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
作奏事果寢

李大亮不順臺使求名鷹
倪若水不聽宦官採鳩鵲

舊唐書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
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
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
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
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
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

非常懇到覽用嘉歎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
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
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

又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鳩鵲等
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
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
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水憊舟船陸倦擔負
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
貴鳥也玄宗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
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朕已
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又隋唐嘉話楊德幹高宗朝爲萬言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鷓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悉拔其鷓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爾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臣無所解惟知誦書

臣無所解惟請誦詩

南史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柝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咲曰此盛德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講君子之事上

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舊唐書郭山暉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技藝以爲咲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咒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暉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于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爲忤旨遽止之

嵇紹不爲齊王操琴

戴逵不爲武陵鼓琴

晉書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譙會召董艾葛旗等
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子絲竹公可令操之
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
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
常伯膏緩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
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
而退

又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
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
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

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獨自處深以放達爲
非道 又南史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曄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
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亦止絃

因元封歲旱請烹弘羊

因太和夏旱請斬鄭注

漢書元封初歲小旱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
天乃雨

舊唐書太和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
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李中敏

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

漢文帝謂馮唐辱我

唐德宗為蕭復輕朕

漢書文帝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辱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不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髀音陞王臣恐懼之言覆謂覆白之也

舊唐書盧杞奏對于上前阿諛順旨蕭復正色曰盧杞

馬志 卷二 二十九
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

申屠嘉責弄臣怠慢

劉行本數倖臣褻慢

漢書申屠嘉爲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北史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于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

按夫項令謝

頓宣頭使謝

漢書灌夫因行酒罵坐田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董宣殺湖陽公主蒼頭王還宮訴帝帝使宣叩

頭謝王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格殺湖陽公主奴

棒破壽陽公主車

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強項

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頒諸吏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尉時余朱世隆當朝權
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
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
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按
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
遙任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以赤棒
棒之

還寺僧碾磴

舊唐書李元紘為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真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

又李元紘為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蘇則之膝不枕佞人
羊侃之牀不坐闌人

魏志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梁書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闌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教調

問佞

漢書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于牀下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

咸調也 調古諂字

晉書馮懷議百官降禮于王尊問之顏含含曰馮祖思

馬志 卷二
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不過勳品

不與勳言

晉書周勳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畧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勳品爲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禮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以康伯爲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唐語林宋璟爲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韋貫之不面李京兆

韋子斐不詣高中丞

舊唐書德宗未言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數日而詔行人有以韋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薦于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于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

又韋澳字子斐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豈能曲意

安能改行

南齊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王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因而免官

陳書蕭引字升休為建康令時殿內朋王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元忠惡弘霸媚已

姚崇惡敬奇媚已

舊唐書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示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即當愈矣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大唐新語成敬奇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既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又笑林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

遇亦見御史記

灾閭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管寧割席分坐

劉璉舉席自隔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南史劉璉與友人會稽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

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听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移吾坐遠客

移吾牀遠客

宋書張敷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狄當周越並管要務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狄言我等竝已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坐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南史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苟

昭光女既府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滯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具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容僧具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印封求官書

不視求官書

南史王惠拜吏部尚書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

又王球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不遣子要榮不爲兒買第

吳志先是二官並關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陸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募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官勢敵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南史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岑文豪謂袁憲父君正具束修君正曰吾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

郭晞佯瘖禁口不言

郭曖辭以居喪被疾

舊唐書郭晞丁父子儀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禁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

又朱泚之亂郭曖不知車駕幸奉天爲賊所逼欲受僞
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旣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
奔奉天

佯給遺痢

遽稱腹痛

唐新語陸德明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饋號
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
明恥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牀下德明
佯給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唐太宗引爲
文學館學士使閣立本寫其形褚亮爲之讚曰經術爲
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

續世說王毛仲有寵于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
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董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
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
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
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
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桓溫爲子求婚于坦之
徐勣爲子求婚于倩女

晉書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與子求婚于坦之及還
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六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

意迹大怒遂排下曰汝竟疑邪詎可畏温而以女妻之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南史江禧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與王規抗禮不爲之屈勉因禧門客翟景爲子彭求禧子禧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

東家棗樹垂庭中

東隣桑葢落其家

漢書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

北史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乞不使王彥方知
皆唯恐柳德廣知

後漢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異行稱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濯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北史柳靖少方雅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 又南史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

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糶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
後大笱令人止之曰惜此笱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
乃令人買大笱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度傳致其門內
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穰道度諷之不止悉
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范冉辭麥

廩易

袁崧後漢書范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隣人尹
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
雜矣遂誓不敢受冉或作丹

南史臨川王暎餉廩易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

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送絹償刈穀

以縑置禾下

晉書羊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北史鹿愈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自上
岸竊禾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
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又趙軌召爲司馬在道
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

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以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絨席之屬

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

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又顧覲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

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

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

標榜賣宅

券契賣牛

北史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所居宅泔下

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

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

又孟信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

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

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

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曰

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生者

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又南史明山賓性篤

實家中常之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

原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

沈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

駢志卷之三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乙部上

師經援琴撞魏文侯

師曠援琴撞晉平公

說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連師
經援琴而撞文侯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唱然

惟其 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少頃

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之言

白于俱者 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之
小得也左 誦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鬻拳諫楚子臨之以兵

葆申諫荆王加之以荆

左傳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其
闔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
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畋三月不反得丹之
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

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
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
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
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
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
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
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聽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
之贈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於
此若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應一爲民諱死

肅何爲民苑

并志

卷三

韓夫子 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
足以活命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
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
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
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漢書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棄而不
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夫職
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
國受賈民財乎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
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

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 又貢禹請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
與貧民天子善其忠乃下詔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
賈捐之議棄珠厓

牛僧孺議棄維州

漢書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
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去其
略曰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
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
盜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
以爲當 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

馬元 卷三
都尉、校尉及丞九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貨者
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
難搖動，捨之，議是上乃從之。

舊唐書吐蕃遣使入朝，修好俄而四川節度李德裕奏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文宗下尚書省議，眾狀
請如德裕策。牛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出萬
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
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雖
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
按真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
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

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
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僧孺沮議，乃詔德裕
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會
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于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
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允僧孺。

魏相請棄車師

仁傑請棄四鎮

漢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
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
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上從而止。

舊唐書吐蕃仁傑以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

上路畧曰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頌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厓之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奏罷織新錦

奏罷進繚綾

舊唐書蘇頌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頌一切罷之或謂頌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頌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

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又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進諫其畧曰玄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論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孔光所言輒削藁

戴胄奏已則削藁

漢書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非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自政事

唐書戴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彙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于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樊宏削草

文若焚草

羊祜焚草

義真毀草

陳群削草

漢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削本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前後上表陳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也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竒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魏書陳群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晉書羊祜嘉謀論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陸元方密封以進

陸象先密有申理

舊唐書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

又陸元方子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

雅爲時賢所服時窮蕭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甲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崔琰請燔翳

潘濬請撤翳

魏志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傳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畧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人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世

子報曰昨承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蹇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悉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陳矯諫明帝案行尚書

楊顥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志明帝車駕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尚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昔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

馬志 卷三
車而反

襄陽記楊顥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
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耒稼婢典炊爨雞主
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
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柳吉不問
橫道歿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徐生上書言霍氏

梅福上書言王氏

漢書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
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
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
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恭盛陛下且愛厚之宜以時抑制
無使至亡書二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
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乃爲郎

又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幾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

敢正言極福上書其畧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此生一秦

是生一隋

漢書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

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

唐書高祖起師太原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為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柬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東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今記書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

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

票勁疾貌又漢票姚校尉

孫破虜勸陳兵斬董卓

張九齡勸因罪戮祿山

後漢書張溫出屯美陽令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
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
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乎古之名將仗鉞臨
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 又魏志何進遣
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表紹曰卓擁彊
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
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舊唐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
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
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
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
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
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相如奉璧入秦怒髮衝冠

朱亥奉璧入秦瞋目裂血

史記趙王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
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
皆呼萬歲相如示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列士傳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背裂血出踐虎虎不敢動

滕嬰收載

桓康擔負

漢書項羽大破漢軍于彭城漢王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馬罷虜在後常踐兩兒棄之滕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漢王怒欲斬嬰有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于豐

師古注面偕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

南史桓康勇果驍悍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

獄出武帝

日磾粹何羅

許褚擊徐他

漢書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腹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

觸寶瑟僵日磔得抱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磔止勿格日磔摔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晉灼曰胡頸也摔其頸而投殿下也

魏志許褚從討袁紹于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以馬授太祖

以馬進太宗

魏志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曹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

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舊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于昭陵闕前

谷利著鞭助馬勢

谷利拔刀向舵工

馬志 卷三
江表傳孫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既得免卽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慎爲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又孫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于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蘇武嚙雪

段熲食雪

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因以爲神

東觀漢記段熲破羌明年春羌復與燒河大豪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蘇武杖漢節

張騫持漢節

漢書蘇武使匈奴杖漢節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後歸漢

馬志 卷三
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
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
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又匈奴留張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節不失後欲
從元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
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
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
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 按南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曰張騫墳欲有
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蕭敦謂無此
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頭可得城不可得

頭可斷舌不可禁

蜀志先主自葭萌關南還襲劉璋留霍峻守葭萌城張
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
得帛乃退去

唐書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柳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
舊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
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

臧洪殺愛妾以食將士

張巡殺愛妾以食將士

魏志袁紹興兵圍臧洪歷年不下初尚掘鼠煮筋角後

馬六
卷三
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
洪嘆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
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舊唐書尹子奇圍睢陽旣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
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
饗軍士曰請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
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
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

堯君素親射其妻

屈突通命射其子

隋書大業末堯君素拒義兵于河東大唐賜金帛待以

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
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
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舊唐書屈突通率兵東下唐副將竇琮等追之及于稠
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
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

報使于肝

還奏頭下

呂覽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
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呼天而啼盡哀而
止曰臣請爲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齊桓

馬六 卷三
公聞之復立衛于楚丘

漢書樂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五百人皆自殺

數百人不肯降

史記田橫旣自剄高帝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于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按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

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

魏志諸葛誕旣死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
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于寶晉紀曰數百人
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
橫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魏志臧洪傳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
郡丞城未敗洪遣出袁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
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
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
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
一日殺二烈士

南史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爲榮
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雷府司馬守城張敬
兒將至人或說之使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
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
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是宋世忠臣不可謂之賊
身本不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斲之榮歡笑

馬三 卷三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
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
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
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
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王叔治獨能冒難
王僧達必來赴義

魏志王修字叔治北海孔融曾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
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
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
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

強懾服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
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
右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

南史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
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
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
達尋至孝武卽以爲長史

事人當如此

爲臣當若此

北史綦連猛爲神武親信後都督余朱文暢將爲逆猛
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

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又周尅并州傳伏聞後主已被獲率衆入城于廳事前
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涕泣曰臣
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
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

孔車收葬主父

云敞收葬吳章

漢書主父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
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爲長者

又云敞師事吳章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
人王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

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歛葬之京師稱焉

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南史宋褚彥回歸心齊高帝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
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又齊高帝遣沈攸之于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剗斫
之具以示攸之攸之曰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魏室忠臣

晉家遺老

晉書司馬孚性至慎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

陳留王就金墉城乎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南史梁王琳舉義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責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塲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

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味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啟陳主而許之

宋書徐廣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徐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泣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悲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表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馬三 卷三
范孟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房彥謙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後漢范滂字孟博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北史時置司隸官以房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又諫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介子棄觚

仲升投筆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後漢班超字仲升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又南史蒯恩爲縣差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于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卽給器仗後以軍

功封都鄉侯

不乘高車駟馬終不出關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水經注昔郭丹西入關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
終不出關 後漢書丹從師入長安買符函谷關乃慨

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

之遂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

車出關如其志焉

按注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昔出入
關皆用符符頰因裂繡帛分持復出

合之以為符信
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

入關封符乞人也

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
馬不過汝下也其郛西上有永平橋于是江眾多作橋
故蜀立里多以橋為名

起宅開門欲使容長戟

立宅起門當使容馬車

晉書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
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
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又陳頽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
及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王敦詠魏武帝樂府歌

蕭登誦魏武帝樂府歌

晉書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周書蕭登疆土旣狹居常快快樂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願得美酒五百斛船

願得酒滿數百斛船

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

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坐客常滿樽酒不空

座無空席門不停賓

張璠漢紀孔融以法兒官歲餘拜大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晉書王渾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于

馬志 卷三
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便自有濠濮間想

使人有伊洛間意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南史車騎將軍王彧嘗與謝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旣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羲之坦腹東牀

延明奮衣坐席

晉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曰

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北史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開閣驅放

卽時遣出

晉書王敦嘗荒恣于色體爲之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南史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
晦諫卽時遣出

謝奕爲方外司馬

王昕爲方外司馬

世說謝奕字無奕桓温辟爲司馬奕旣上猶推布衣交
在温坐岸憤笑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
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
徃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北史王昕性閑澹寡欲雖王事執掌而雅操不移在并
州雖戎馬填間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
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許掾有濟勝之具

劉歊有濟勝之具

世說許掾好游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勝
情實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歊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
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徑造竹下

直造竹所

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徃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
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

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乃留坐盡歡而去
南史宋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居粲率爾步
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欣然俄
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韓昌黎登華山華陰令百計取之方下

杜少陵游嶽廟耒陽令棹舟迎之乃還

國史補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窮極幽險心悸目
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于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
之方能下

舊唐書嚴武鎮成都杜甫依之武卒甫無所倚及郭英
又代武鎮成都英又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游東蜀

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又楊子琳攻西川蜀
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耒維舟而江陵
亂乃泝汭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嶽廟為暴水
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

師伯遠斂子

韋叡遠反子

南史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太悅謂必勝
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遠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
一輸百萬

又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韋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
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遠取一

馬三 卷三
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賭八百里駁

賭七百里馬

晉書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
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
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而至一割便去

北史平秦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
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
頭馬肉而遺之

一擲十萬

一擲百萬

晉書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桓温少時游於
博徒資產俱盡欲求濟于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
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感耽素有藝名債
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
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
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

南史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鬪鴨

鬪鵝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群臣奏宜勿與惟曰彼在

并心

卷三

三

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理哉具以與之
聞見錄僖宗好鬪鵝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鬪鵝
一鵝值五十萬錢

賭墅

賭郡

晉書淮淝之役謝玄問計于謝安安曰然無懼色荅曰
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

南史羊玄保善奕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
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羽檄交馳圍棋對戲

外白急數圍棋長嘯

蜀志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節率眾往禦光祿大夫來
敏至禕許別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
畱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信可人必能辦
賊者禕至賊遂退

水經注陳留志阮蘭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
白甚急數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居上有劫亦
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或
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棋聖

魏軍次于興勢費禕共客圍棋

見上

秦師次于淮肥謝安對客圍棋

晉書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睹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知此

又南史謝瀹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鎮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

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

丙吉不罪吐茵吏

安世不罪醉便郎

漢書丙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二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

馬志 卷三
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八郡吏吉
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
邊思職馭吏力也

又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
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
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羹汗神色不異

羹翻顏色不異

後漢書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羹爛汝

乎

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南史蕭勵爲太子左衛率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趙孝欲止郵亭逕不名而去

劉寵欲息亭舍逕無言而去

後漢書趙孝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
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
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旣至不自名長不肯內
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
到矣

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

于是遂去

又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

馬志 卷三
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顧元歎封鄉侯家人不知

孫伏伽拜御史子弟不知

吳志顧雍字元歎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後聞乃驚

唐書孫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
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
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王子敬室火徐喚扶出

褚彥回宅火徐索輿去

晉書王獻之字子敬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燃火發

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南史褚淵字彥回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
烟燭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

夏侯玄倚柱作書雷破柱而神色不變

諸葛誕陪列樹下雷震樹而顏色不改

世說夏侯玄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臧榮緒晉書諸葛誕從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栢下時暴
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誕顏

色不改 又載記劉曜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

止樹下雷震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

直不疑償同舍郎金

桑子深償同宿舍脯

漢書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晉書桑虞字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問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認茂馬

認冲犢

後漢書卓茂嘗行有人認茂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

晉書朱冲傳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

還屐笑受

還屐不取

南史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返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又劉凝之嘗出市易買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

馬三 卷三
誣一年三輪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着屐笑曰僕
着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
還不肯復取評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不可以為世儀
認續認屐二事正同君子謂其認也可與其
其還也可受認而與之還而受不受則是非灼然辨矣
不受牛謝者孔子以為魯國不復贖人始信矯情者果
不可為
訓也

溝上為橋

伐木為橋

南史郭原平宅上種竹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
奔走墮溝原平乃于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
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盜者

又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
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
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啟其名願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
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
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又晉書桑虞有園在宅北數
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荆棘恐偷見
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
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

承少子由是發名

鍾離牧由此發名

續漢書承宮字少子琅琊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
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

吳志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問者曰如

牧所行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盜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責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

孫資不念舊惡

張既不挾舊怨

魏注孫資別傳曰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椽田豫梁相宗艷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更帝以職事譴怒

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魏畧曰初張旣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旣于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雖知旣貴顯終不肯求于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張率笑鼠雀之耗

公權晒銀杯之化

南史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

雀竟不研問

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則貯酒器杯盃孟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晒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扇鏞之

馬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